

Medici Money

Banking, Metaphysics, and Art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梅迪奇家族  的金權傳奇

義大利 紅頂商人

《新新聞》副社長楊照 ● 「中天書坊」主持人陳浩 推薦

提姆·帕克斯=著

Tim Parks

吳家恆=譯

梅迪奇家族是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藝術贊助者，
但他們是如何致富，又為何要贊助藝術？
是為了提升家族形象、為增加政治影響力，
或者只是「為富不仁」，祈求身後進入天堂的「贖罪券」？

義大利紅頂商人——梅迪奇家族的金權傳奇

Medici Money: Banking, Metaphysics, and Art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作者——提姆·帕克斯 (Tim Parks)

譯者——吳家恆

主編——陳俊斌

美術編輯——張瑜卿

執行企畫——曾秉常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孫思照

總經理——莫昭平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一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三三一七〇五·(〇二)二三〇四—七二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電子郵件信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凌晨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定價——新台幣二六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MEDICI MONEY by Tim Parks

Copyright © 2005 by Tim Parks

Translation © 2006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W. Norton & Compan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4570-3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義大利紅頂商人：梅迪奇家族的金權傳奇／提姆·帕克斯（Tim Parks）著；吳家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 2006〔民95〕

面； 公分.--（Into；44）

譯自：Medici money：banking, metaphysics, and art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ISBN 978-957-13-4570-3（平裝）

1. 梅迪奇家族（Medici, House of） 2. 銀行業－義大利－歷史 3. 藝術－義大利 4. 文藝復興

562.945

95021691

義大利 紅頂商人

梅迪奇家族  的金權傳奇

提姆·帕克斯=著

Tim Parks

吳家恆=譯

CONTENTS

梅迪奇家族系譜 005

1 借錢套利 007

2 交易之藝 034

3 起而掌權 063

4 「參贊機密」 100

5 藍血與白象 143

6 落日餘暉 177

參考書目說明 231

梅迪奇銀號大事記 235

梅迪奇家族系譜

比契之子喬凡尼 皮卡達·布艾里
GIOVANNI DI BICCI = Piccarda de' Buoni
(1360-1429)

羅倫佐
LORENZO =
(1394-1440)

姬娜芙拉·卡瓦康提
Ginevra Cavalcanti

柯西莫 康德希娜·巴爾第
COSIMO = Contessina de' Bardi
(1389-1464) (d.1472)

皮耶法蘭契斯可 勞坦米亞·阿夏烏歐里
PIERFRANCESCO = Laudamia Acciaiuoli
(1415-1476)

姬娜芙拉·奧比奇
Ginevra degli Albizzi

喬凡尼 托納布翁尼
Giovanni Tornabuoni
(1425-1482)

皮耶洛 魯葵佳·托納布翁尼
PIERO = Lucrezia Tornabuoni
(1416-1469)

卡羅 (非婚生子)

瑪麗亞 李翁奈托·羅西
Maria = Leonetto Rossi
(非婚生女)

柯斯米諾 瑟米拉米德·阿皮亞諾
Cosimino = Semiramide d'Appiano
(1463-1503)

喬凡尼 卡特琳娜·斯佛札
Giovanni = Caterina Sforza
(1467-1498)

碧安卡 古列摩·帕齊
Bianca = Giulio de' Pazzi
(1472-1519)

魯葵佳 柏納多·魯葵萊
Lucrezia = Bernardo Rucellai

僱人羅倫佐 克拉莉絲·奧西尼
LORENZO IL MAGNIFICO = Clarice Orsini
(1449-1492) (1453-1487)

朱里安諾
Giuliano
(1453-1476)

皮耶洛 阿豐西娜·奧西尼
PIERO = Alfonsina Orsini
(1471-1503) (1472-1519)

喬凡尼·教宗里奧十世
GIOVANNI LEO X
(1475-1521)

納種爾公爵 朱里安諾
Giuliano, Duke of Nemours
(1478-1516)

薩伏依王族的 菲麗柏特
Philberte of Savoy
(1498-1514)

瑪達蓮娜 法蘭契斯凱圖·席柏
Maddalena = Franceschetto Cibo

魯葵佳 雅各柏·薩維亞提
Lucrezia = Iacopo Salviati

魯易佳
Luigia

康德希娜 皮耶洛·李多菲
Contessina = Piero Ridolfi

1 借錢套利

「以利息，」二十世紀詩人龐德（Ezra Pound）寫道，

……無人得以好石材建屋

石材切割平整，塊塊相砌

或將其面容覆蓋。

龐德此處用的 *usura*，等於英文的 *usury*，指的是借錢套利。今天要是說到 *usury* 這個字，指的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高利貸，其實其本義不只於此，只要收取利息者皆是 *usury*。龐德又寫道：

以利息

無人得以在自家教堂牆面畫上天堂……

畫作不長存，也不伴我左右

畫之是爲了要快快脫手賣掉

以利息，那違背自然的罪。

國際金融業乃是萬惡淵藪，一九二〇年代的龐德對此深信不疑，至今仍有許多人做如是想。他之所以用義大利文 *usura* 一字，是因為這故事得要從義大利說起。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歐洲，借貸金錢的網絡已經遍佈全歐，北達倫敦，東抵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西至巴塞隆納（Barcelona），南及那不勒斯（Naples）與塞浦路斯（Cyprus，位於地中海東岸）。這張借貸的網絡見不得天日，而其核心樞紐就在佛羅倫斯。但與此同時，特別是在下一個世紀當中，這座托斯卡尼的城鎮也出了一些這個世界不曾見過的精妙繪畫與建築。街道與建築的石板裁切平整，教堂牆壁上所畫的天堂細緻出眾，皆是前所未見。現代的金融和無與倫比的藝術，這兩個現象緊緊結合在一起，彼此互相拉抬，在梅迪奇家族身上看得尤其明顯。龐德似乎沒弄清楚。就是因爲有金融借貸，我們才有文藝復興。

這本書不厚，概述了十五世紀的梅迪奇家族——他們的銀號，他們的政治，他們的婚姻、

奴隸和情婦，他們經歷過的陰謀，他們所建的華宅，以及他們所贊助的藝術家。而全書的企圖在於嘗試說明，對於我們今天如何體驗精緻文化（high culture）與信用卡之間的關係，他們的故事實在是有啟發；而我們對國際金融會常保戒心，以及國際金融如何和宗教、政治打交道，他們的故事也讓人獲益匪淺。

這個故事盤根錯節，前後涉及五代，所以有必要先對重要人物、年代與大致的梗概嫻熟於心。

梅迪奇家族的比契之子喬凡尼·梅迪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生於一三六〇年，銀號由他在一三九七年創立，一四九四年瓦解。可惜啊！沒能慶祝百年紀念。比契這個名字是阿維拉多（Averardo）的暱稱，何以如此稱呼，原因不詳。銀號初期的擴展在喬凡尼手上完成，也建立了一套梅迪奇家族的行事風格。他埋首帳冊之中，記下一筆又一筆的交易，別的事情不去沾惹。他在一四二九年臨終前諄諄告誡子孫，「莫招搖引人側目。」

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喬凡尼之子柯西莫（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卻不守父訓，但這也是後來他會被尊為「國父柯西莫」（Cosimo Pater Patriae）的原因。柯西莫生於一三八九年，卒於一四六四年，是這「一門五富」中最為長壽的，但他並非一生境遇順遂。柯西莫曾短暫入獄、遭到流放，在他手上，銀號擴張程度最大、獲利最豐，同時也走上了政治的不歸路，甚至佛羅倫斯共和國幾乎可說是由他一手操控。他善待哲學家、建築師和畫家；他贊助藝

術，捐助大型公共建設。到了柯西莫死的時候，銀號已經開始走下坡，大江自此一去不回頭。

柯西莫之子皮耶洛 (Piero di Cosimo de' Medici)，世人稱他為「痛風皮耶洛」(Piero il Gottoso)。梅迪奇家族有許多男性成員都為痛風所苦，這是一種會遺傳的關節炎，患部慢性發炎，疼痛異常。這個不幸的稱號唯獨加諸皮耶洛一人身上，純粹是因為他壽命不長，沒比父親多活幾年，所以還沒太多事蹟可讓後人傳誦。但是他建立了繼承的原則，這件功勞要歸於他，或者說，這筆帳要記在他頭上。皮耶洛繼承了梅迪奇銀號，但從制度面來看，他並沒有理由繼承父親在佛羅倫斯共和國的政治地位。他久病體虛，性格火爆，但卻比他的敵人更有決心、更有效率。皮耶洛生於一四一六年，一四六四年接掌家族事業，一四六九年去世。前後只有五年而已，就把龐大業幾乎原封不動傳給長子羅倫佐 (Lorenzo)。

世人稱羅倫佐為「偉人」(Il Magnifico)。他極力低調行事，登上舞台之初，年僅弱冠，但他把雞蛋放在金融與商務以外的籃子，讓家族銀號步入已然無法回頭的頹勢。羅倫佐和父祖一樣，都逃過陰謀不軌的劫難，展現高超的政治操作手腕。但是他和父祖不同，嚮往貴族的身分，他也寫詩（還寫得一手好詩），而且不掩飾自己的獨裁傾向。一四九二年，時年四十三歲的羅倫佐因痛風發作，無法前去探望情婦，就此不堪諸病折磨，撒手人寰。

這五位裡頭最後一位也叫皮耶洛 (Piero di Lorenzo)，很快就有「昏庸皮耶洛」(Piero the Fatuous) 的稱號。他沒遺傳到父親羅倫佐的藝術成就和對貴族階級的嚮往，就連從曾祖父一

路傳下來的家產，在他手裡也大幅縮水。皮耶洛生於一四七二年，要說在行的事，他只有一件，就是佛羅倫斯的足球。他在當家的這兩年裡頭，雖然有心追隨父親的腳步，但是手腕不如乃父甚遠，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一四九四年，法軍兵臨佛羅倫斯，皮耶洛聞風而逃，其實或許沒這個必要。於是家財遭沒入，銀號也完蛋。十年之後，皮耶洛再次證明了自己的無能——或者只是運氣很背：那不勒斯北邊有條加利里亞諾（Garigliano）河，皮耶洛在渡河的時候，竟然給淹死了。

運勢已經很清楚。五代前後歷經百年。在兩位最能幹的大家長掌舵之下，迅速累積驚人財富——先是金錢的累積，然後是政治資本。在關鍵時刻，出現了一個性情乖戾、臥病在床的中年人主持家務。之後的二十五年，受家財萬貫的庇蔭，政治勢力扶搖直上，然後財富又迅速消散，百年基業毀於一旦。我們或許還可加上一句，雖然這五位梅迪奇家族的家長性格各不相同，但是除了痛風之外，他們還是有共通之處。他們都無軒昂之氣宇，「偉人」羅倫佐更是其貌不揚；他們收藏的胃納都很大：聖物、盔甲、手稿、珠寶、雕刻精細的瑪瑙，無所不收。這種收藏的習慣，還有那股對控制、秩序、擁有的衝動是縱橫金融業所必須，而在藝術的世界同樣也不可或缺。

當我們想到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尤其會想到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初；我們會想到這

個時代出了從布魯涅斯基到米開朗基羅所創作的藝術傑作、建築巨構；而我們之所以知道梅迪奇家族，多半是因為他們和這些藝術品、藝術家有關聯。所以我們想到梅迪奇家族的時候，會以為他們（尤其是柯西莫和羅倫佐）活在現代之初的全盛期，而在他們之前是一片黑暗，只有像但丁、喬托和薄伽丘等少數才智特異之士除外。」神話是這麼說的。但是，我們看待書中所談的這些人，尤其是喬凡尼和柯西莫，必須當他們是某些東西的產物，而不是站在黃金時代的開端。

他們是在幾項創新出現之後，才開始經營銀號；複式簿記、匯票、信用狀與儲蓄存款：這些革新讓義大利人獨霸歐洲的金融。在金融實務方面，梅迪奇家族可說是什麼都沒發明，除非我們把他們家族母、子公司之間的關係看成控股公司的雛形。而且呢，梅迪奇家族的每一個人應該都很清楚，之前的銀號，規模比他們要大得多。十二、十四世紀巴爾第（Bardi）和佩魯齊（Peruzzi）的銀號所累積的財富，梅迪奇家族望塵莫及。這兩個家族的銀號都在一三四〇年代垮台，因為英國的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of England）欠了鉅額債務而不償還。梅迪奇家族的喬凡尼和巴爾第家族的好些人有合夥或雇傭關係，兒子柯西莫還娶了巴爾第家族的女兒。喬凡尼心裡也一定會想到昔日的榮光，還有金融這一行的危險。

佛羅倫斯歷經多次動亂，造就了共和國的面貌；而梅迪奇家族是共和國的公民，在這些動亂之後才崛起：在神聖羅馬帝國的重心漸次北移，控制不了迅速崩解的義大利，而貴族封建也

慢慢崩潰之後；在動亂之間，權力逐漸從依賴土地的世襲領主身上，轉到城市中的富有階級之後；在佛羅倫斯共和國成形之後；在市政府與教皇國作對，佔去並賣掉教會的產業，於是群眾本著狂熱的宗教情愫起而反抗，最後演變成一三七八年的政治暴動之後。最後這樁，就是所謂的「羊毛工叛亂」(ribellione dei ciompi)，羊毛工人想把商賈階級趕走，一如一個世紀之前，商人把貴族趕走一樣。

十六世紀的歷史學家桂查第尼 (Francesco Guicciardini) 寫道，「那些留在政府裡的人多半都是平民百姓，他們不是貴族，帶頭的是史卡利 (Giorgio Scali) 和史卓齊 (Tommaso Strozzi)。他們有眾人的支持，統治了三年，其間做了不少骯髒事，當中最可議的就數把曾是佛羅倫斯最有名望的市民，阿比齊家族菲利波之子皮耶洛 (Piero di Filippo degli Albizzi) 的頭砍掉，並不是因為他犯了罪，而只是想清除異己而已」。巴田多利 (Donato Barbadori) 和很多無辜的人，都是同樣的情形。到了最後，又是舊事重演，百姓受夠了，不再支持史卡利，也把他的頭給摘了。史卓齊逃出城外，保住了一條命，但是永遠都不得回到佛羅倫斯。這兩家的子孫和最早支持他們的巴柏提家的貝內迪托 (Benedetto degli Alberti) 也都遭放逐。」

一次判刑，兩度政權更迭，數不清的人頭落地。「一如往例，」(Come è usanza) 桂查第尼這麼說。西維斯卓 (Silvestro de' Medici) 是梅迪奇家族最顯赫的成員，不久前才接掌了佛羅倫斯的政府，他跟羊毛工人站在同一陣線。結果家族聲勢大跌，當時年僅十八的喬凡尼深知

此時必須低頭，否則就等著被砍頭。

最重要的可能是，梅迪奇家族的銀號在一三四八年的大瘟疫之後登場，歐洲有三分之一的入口死於這次瘟疫流行。一三三八年，佛羅倫斯登記有案的居民有九萬五千人；而在一四二七年，只剩下四萬人，大概跟當時的倫敦差不多。「每日都有數千人罹病，」薄伽丘寫道，「許多人陳屍街上……。亡者如此之眾，根本無地入土掩埋。」瘟疫肆虐之後，這座城市必定有如空城，而大地則如釋重負。不管如何，十二、十三世紀的貿易、人口迅速成長，至此畫下了句點。世界還會像以前那麼富足繁榮嗎？社會的元氣又開始慢慢復甦，但總是還沒完全恢復，瘟疫就再次來襲。一三六三年，瘟疫奪走了比契的性命，此時喬凡尼還只是個蹣跚學步的小兒。「商店甚少開門，」馬蔡（Lapo Mazzei）在一四〇〇年寫道，「法官不在其位，官府座上無人；法庭中不見一人。」人民再次面臨死亡威脅。

但是，法官和政客可以落跑，年輕的銀號夥計逃命卻不可饒恕。康比歐（Cambio d'Antonio de' Medici）在佛羅倫斯鎮上的櫃台任職，瘟疫來襲時逃跑，雖然他是梅迪奇家族的成員，但仍在一四二〇年以擅離職守為由遭到開除。喬凡尼在一四〇二年回佛羅倫斯，曾經參與挑選由何人來設計聖施洗約翰教堂（Chiesa di Giovanni Battista），也就是洗禮堂（Battistry）的銅門。洗禮堂是佛羅倫斯歷史最悠久的教堂，座落在市中心的一處廣場，對面是還沒落成的教區大教堂。這座銅門是獻給上帝，虔心乞求祂饒過佛羅倫斯，因為瘟疫已經肆虐這座城市無